

法院在處理《逃犯條例》下與移交逃犯相關的法律程序中 曾考慮的事宜

有關《逃犯條例》(第503章)(下稱"該條例")的適用情況，法院曾在下述情況予以考慮：即在根據該條例第10條在裁判官席前的交付拘押法律程序；及在就根據該條例發出的拘押令及移交令在較高法院提出的挑戰，而有關挑戰是藉根據該條例第12條申請人身保護令或以申請司法覆核而提出的。當中涉及的事宜相當複雜。根據我們在有限時間內進行的研究，現將法院在上述法律程序中曾考慮的若干事宜載列如下。

《逃犯法例》下的引渡目的

2. 法院認為該條例的引渡程序，或在裁判官席前的交付拘押聆訊(此為程序的一部分)的目的，大體上並非為裁定被告是否清白。該程序僅為一項調查，以斷定是否有充分證據支持把逃犯移交請求遣返逃犯的國家，使逃犯可在該國受審。鑒於當局只會把有關人士移交已與香港訂定引渡協議的國家，法院認為被告將可在尋求把其移交的國家獲得公平公正的審訊。¹

法院解釋引渡法例所採用的方法

3. 法院認為有需要採用平衡的方式去解釋引渡法。引渡法是由以下兩項原則主線貫穿。第一，在行使引渡權時，法院須小心保障個別人士的權利，免遭其政府侵害。個別人士得享公義必定是極度重要的。第二，法院認為在可行情況下必須使引渡法行之有效，這是至為重要的法律政策。雖然法院認為此點存在若干爭議，但由於藉引渡程序把逃往外地的刑事嫌疑犯繩之於法關乎跨國利益，法院認同引渡須妥善運作是重要的。相應地，法院認為引渡條約及引渡法例應在文本許可的範圍內作概括而寬大的詮釋，從而利便引渡。²

¹ *R. v. Schmidt* (1987) 33 C.C.C. (3rd) 193, La Foret J, cited in *Cheng Chui Ping v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KS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KCAL 1366/2001, CFI。

² *Ho Man Kwo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HCAL 17/2011, CFI; *Cartwright and Another v Superintendent of Her Majesty's Prison and Another* [2004] 1 WLR 902 Lord Steyn; *Re Ismail* [1999] 1 AC 320, HL.

裁判官席前的交付拘押法律程序

交付拘押法律程序中的程序

4. 在按照作出移交要求而進行的交付拘押法律程序中，裁判官會考慮移交要求的所附證據，有關證據應詳述涉嫌犯的行為，以確立該證據是否足以令經妥善引導的陪審團裁定該人有罪——表面證據成立的測試³。裁判官無須衡量證據的比重或決定證人是否可信，裁判官的責任是斷定假使涉嫌罪行在被要求移交國家內干犯，有關證據能否證明應將逃犯交付拘押受審。審訊及逃犯權利的全面斷定將於要求移交國家的法院進行⁴。被要求移交國家的證據規則將適用於在裁判官席前顯示的資料，使裁判官得以斷定表面證據是否成立⁵；若然香港被要求移交逃犯，則香港的證據規則適用。⁶

5. 香港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院一貫強調引渡程序的獨特性質及保持程序精簡的必要性，不論當時生效的特定法制為何。有關程序偏離許多監察與制衡的做法，而這些做法可見於法律其他範疇，尤其在人權法發展後更為顯著，當中三項較為突出的偏離是：沒有盤問權；沒有證據發見程序；及沒有權提出證據反駁就尋求引渡而提出的意圖顯示所涉罪行的證據。法院認為這些偏離具充分理由：在裁判官席前的法律程序是因應以禮讓承認及互惠為基礎的國際協議作出的；要求移交方應被視為出於真誠行事；裁判官的職責是斷定是否有表面證據成立而逃犯須就此答辯；裁判官席前的法律程序不是為了斷定逃犯是否清白，這會留待逃犯一旦被引渡時才決定；某人應否被移交屬行政長官而非裁判官的決定；就移交逃犯提供人身保護法律程序的保障；及交付拘押的裁判官無須就關乎外國法律的事宜作出決定。⁷

³ See *Cherk Chi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and Another*. [2005] 4 HKLRD 105; *Lay Eng Teo v Superintendent of Tai Lam Centre for Women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CV 3897/2001 [2002] 4 HKC 384; *Re CHONG Bing Keung* [2000] 1 HKC 256, CA.

⁴ *R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Smith* (1984) 10 C.C.C. (3d) 540 at 554, Houlden J, quoted in *See Cherk Ching* above.

⁵ See, for example, *R v Governor of Pentonville Prison, ex parte Kirby* [1979] 1 WLR 541 at 543H; *R v Governor of Pentonville Prison, ex parte Chinoy* [1992] 1 All E R 317; *Attorney General v Lui Kin Hong Jerry* CACV125/1996) adopted in *Ho Man Kwong*.

⁶ *Ho Man Ko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HCAL 17/2011, CFI.

⁷ *Ho Man Kwong v Superintendent of 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HCAL 17/2011, CFI

負責交付拘押的法院須考慮的事宜

6. 裁判官為斷定個案是否有表面證據成立而須考慮的事宜，載列於該條例第10(6)(b)條。該等事宜包括是否有一項有關罪行；支持文件是否已經呈示並妥為認證；及假使在香港干犯該項罪行，則所呈示的證據會否充分，足以構成理由須按照香港法律將有關人士交付審判。裁判官亦須顧及該條例第5條，該條文禁止在指定情況下將任何人移交，或為了移交而羈押。法院曾經裁定，一旦已符合該條例及相關附屬法例的規定，引渡便應隨之進行，除非有清晰和具說服力的情況令此事情不應發生⁸。

7. 除該條例第5及10條指明的事宜，以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該條例第3條作出的命令所敘述適用於香港及香港以外地方的移交逃犯安排中的條文外，裁判官無須考慮沒有如此指明的任何其他事項。因此，法院曾經裁定，裁判官無須考慮在提出移交要求的國家，就有關罪行起訴是否有時效限制，因為該條例並無條文就在要求移交國家提出起訴的時限作出規定⁹。

8.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裁判官須限制自己只考慮下述問題：根據香港的法律，向其呈示的證據在香港會否構成該條例附表所列的其中一項罪行；裁判官並須避免考慮要求移交國家的實質法律¹⁰。

裁判官是否有責任說明所作決定的理由

9. 在引渡法律程序中，裁判官是否有責任說明理由，此問題曾在 *Cosby 訴 美國政府及另一人一案*¹¹ 中獲原訟法庭考慮。法庭認為，裁判官並無法律責任說明理由，解釋其命令將某人交付審判的決定，只須表示有足夠證據支持此舉便可¹²。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13年6月17日

⁸ *Cheng Chui Ping v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CV 138/2002, CA.

⁹ *Cheng Chui Ping v Superintendent of Tai Lam Centre for Women and Another* [2000] 3 HKC777, CFI; *Cheng Chui Ping v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CV 138/2002, CA.

¹⁰ *Re Nielsen* [1984] AC 606 (HL) applied in *Cosby v Chief Executive HKSAR* CFI [2000] 3 HKC 662.

¹¹ [2000] 3 HKC 688.

¹² *Cosby v Government of the USA and Another* [2000] 3 HKC 688; *Lay Eng Teo v Superintendent of Tai Lam Centre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CAL540/2001.